



# 童话《灰姑娘》汉译考

陈柯桦

《灰姑娘》是一篇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童话作品。自20世纪初出现首个汉译版本,到如今作为《格林童话》等童话集中不可或缺的一篇作品,《灰姑娘》在中国的汉译已历经百年,其译介与流传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留下了独特印记。学界迄今虽已有对《灰姑娘》部分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的相关论述,如杨焄的《曾被译成“煨灶猫”的灰姑娘》<sup>①</sup>等,但仍缺乏对《灰姑娘》的专篇汉译史梳理及研究,其诸多汉译版本的比较也大多以例文形式在其他相关课题下进行讨论。同时类似的相关研究,如《〈格林童话〉汉译流传与变异》<sup>②</sup>《童话〈夜莺与玫瑰〉的早期汉译考察》<sup>③</sup>等提供了关键的背景信息与可迁移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对20世纪上半叶《灰姑娘》汉译史进行梳理,同时对主要译本进行多角度比较,以呈现《灰姑娘》故事在中国译介与流传的丰富形貌。

## 一、《灰姑娘》汉译史

美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曾指出:“也许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sup>④</sup>《灰姑娘》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的民间故事,其影响范围之广、异文类型之多样是众

多民间故事中极为突出的。仅在欧洲,《灰姑娘》的异文就多达数百种,而对中国影响较为深远且被多次翻译的主要有两个版本:其一收录在法国作家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鹅妈妈故事集》中(以下简称“佩罗版”);其二收录于德国格林兄弟编著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中(以下简称“格林版”)。两个版本的《灰姑娘》主要的情节走向基本一致,但在部分内容上有所不同。佩罗版的故事中,“灰姑娘”在仙母魔法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参加舞会,但是仙母要求她在午夜十二点前必须赶回家中,魔法逾期失效,灰姑娘也因慌忙离去而丢下了一只鞋子。佩罗版的《灰姑娘》中有“南瓜”“水晶鞋”等大众所熟悉的“灰姑娘”故事元素,最终灰姑娘与王子结婚,同时灰姑娘以德报怨,宽恕了两位作恶的姐姐。而在格林版的《灰姑娘》故事中,想同去参加舞会的灰姑娘遭到继母的重重刁难,最后通过向小榛树祈祷获得了美丽的舞服和鞋子并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舞会,在重要的“试鞋”环节,两位姐姐都“削足适履”,但最终被“小鸟”(一为白鸽)识破,结尾处两位姐姐也因此受到了严酷的惩罚,被鸽子啄瞎了眼睛。国内的诸多汉译本基本可按这两个版本来源分为两类,但不同译本的翻译细节各有特色与侧重。目前可见的有十余种译本:

20 世纪上半叶《灰姑娘》汉译本梳理<sup>⑤</sup>

佩罗版			
年份	篇名	译者	出版社/刊物
1912	《玻璃鞋》	孙毓修	《童话》丛书第一集第十四编
1926	《玻璃鞋》	若谷	《申报》
1928	《灰姑娘》	戴望舒	上海:开明书店《鹅妈妈的故事》
1929	《灰姐儿》	韦丛芜	北新书局《睡美人》
1934	《一只小玻璃鞋》	梦觉	《益世报》(天津)
1935	《灰姑娘》	楼适夷	上海:开明书店《灰姑娘》
格林版			
年份	篇名	译者	出版社/刊物
1910	《阿育伯德露》	/	《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三期 <sup>⑥</sup>
1929	《灰娘》	俞艺香	春泥书店
1933	《灰姑娘》	彭兆良	上海:世界书局《格林童话集》
1934	《灰丫头》	魏以新	上海:商务印书馆《格林童话全集》
1935	《灰姑娘》	乐群	《浙光》
1949	《灰丫头》	张亦朋	上海:启明书局《格林童话全集》
1952	《灰姑娘》	丰华瞻	文化生活出版社《格林姆童话全集》
其他未定译本			
年份	篇名	译者	出版社/刊物
1932	《灰姑娘》	张昌祈	开明书店《雪婆婆》
1950	《水晶鞋》	潘树声	知识书店
1951	《灰姑娘》	尚佩秋	真理书店

《灰姑娘》的汉译也随着《格林童话》等童话集的传入逐步受到众多译者关注。最早的《灰姑娘》汉译本为 1910 年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阿育博德露》，其名为 Aschenputtel 的音译，意为灰姑娘<sup>⑦</sup>。1909 年至 1910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东方杂志》上刊载了数篇格林童话的翻译版本，并以“时谐”统一冠名，和其他篇目一样，《阿育博德露》通篇以文言译就，“文笔简

练雅饬，读来饶有文言小说的意味”<sup>⑧</sup>，但是因其使用文言进行翻译，故而也受到了批评与非议，被认为与童话的特点不符，不适合儿童阅读<sup>⑨</sup>。佩罗版《灰姑娘》的首个汉译本是由孙毓修翻译的《玻璃鞋》（1912），孙译本采用了白话文，故事的主要内容虽与《灰姑娘》相近，但仍有许多情节的缺失与改编。张若谷在其《玻璃鞋》（1926）中提到孙毓修有“喜欢附加按语的



脾气”<sup>⑩</sup>，在孙版的译本中，的确额外增添了许多作者主观的生发与评论。尽管如此，孙译本依旧是《灰姑娘》汉译史上极为重要的版本之一。

在此之后，尤其是1920至1930年代，集中涌现出一批《灰姑娘》汉译本。其中比较重要的译本有戴望舒版与魏以新版，前者完整翻译了佩罗的《鹅妈妈的故事》（1928），后者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1934）则是中国第一部依托德文全集译出的格林童话故事全集。到了1940年代，因战争频发，中国国内的翻译事业走向低谷，翻译作品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受到严重影响，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主流作品的翻译中，也进入了儿童文学的译介领域。”<sup>⑪</sup>这一时期，不仅是《灰姑娘》的译本数量大幅减少，同时与其相关的童话作品集如《格林童话》等，也鲜有译作出版，直到1949年，再次出现了《灰姑娘》的汉译本，即张亦朋的《灰丫头》。

综观《灰姑娘》的汉译与译介历史，整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整体性翻译”与“散篇性翻译”兼有；其次，多数译本是对其他语言译本的转译，如英译本以及1950年代出现的俄译本，而对原语（法语及德语）作品的翻译与剖析较少；再次，各译本在语言风格、情节内容等方面各有特色，这与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人文背景相关，也透露出译者的自身文化素养以及其不同的译学思想<sup>⑫</sup>。

## 二、《灰姑娘》代表译本比较及其特点

《灰姑娘》的这十余个译本各有特色，译者选用的翻译方法、文本体现的翻译风格也不尽相同，现试比较佩罗版和格林版各自的代表译本，分析各译本的翻译特点。

### （一）戴望舒所译佩罗版《灰姑娘》

戴望舒完整翻译了佩罗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相较于此前孙毓修版的“喜欢附加按语”“大发其议论”，戴版更贴合原著的面貌。戴望舒在“序引”中极力表达了自己对这一童话作品的称赞，同时提到希望将此书“完完全全的介绍给我国的小朋友”<sup>⑬</sup>。戴译本语言生动活泼，其中不乏作者独特的改编与添补，如故事里在介绍家里人对女主灰姑娘的称呼时，戴望舒将之译为了南方方言中的俚语：

当她做完了她的事，便置身于烟囪角边，坐在灰烬上，因此家里人都称她做“煨灶猫”。那第二个女儿，没有像她的大姊姊那样粗野，只称她做“灰姑娘”。<sup>⑭</sup>

“煨灶猫”显然是他人对灰姑娘不怀善意的“外号”，南方方言中俚语的使用为字里行间平添了一份趣味。类似活泼的语言文字在故事中时常可见，译者尤为注重通过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等体现人物性格，同时增添故事的可读性：

“我想……我想……”她呜咽不成声了。

她的教母是一位仙女，向她说：

“你想加入跳舞会，可不是吗？”

“啊啊，是呀，”灰姑娘长叹着说。

“那么，你乖乖地不要哭，我可以给你去。”<sup>⑮</sup>

“不错！”杰浮德小姐说，“我愿意！拿衫子借给一个像你这样的煨灶猫！我一定真的发疯了！”<sup>⑯</sup>

以上的两个片段，前者通过灰姑娘的“呜咽”“长叹”生动地勾勒出当时灰姑娘内心的急切与渴望，同时“我想”的反复，



与“啊啊”“乖乖”等叠词的运用使得故事在语言上更为接近儿童的阅读心理与表达习惯。第二个片段中连续的感叹句以及“发疯了”等词的运用突出了大姐(杰浮德小姐)的蛮横以及她对灰姑娘的恶意。

书中插入了精美的插图,使得作品的表达方式更为丰富。绘声绘色的描述辅以形象的图片,充分体现译者翻译的初心,即为“小朋友”们介绍这一著名的童话作品。虽然有些地方的翻译仍显不顺与生涩,但相较于之前孙毓修与张若谷所译的版本,其翻译的完成度已有了很大提高,因此戴译本在后来颇受欢迎,可以说是佩罗版诸多译本中的经典译作。

## (二) 魏以新所译格林版《灰姑娘》

作为第一篇据德文原著翻译的汉译《灰姑娘》,1934的魏以新译本的突出特点是采取了“直译”法,魏在语言学家奥特默(Othmer)教授的帮助下,力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sup>①7</sup>,直译使其更忠于原著,且细节处理更为准确贴切。此后出现的译本,如丰华瞻的译本均参考借鉴了魏译本。但同时这一译本也存在缺陷,在某些翻译处理上使故事稍逊文学性与可读性,以故事中鸽子的一段“歌谣”为例:

汝刻底谷克,汝刻底谷克,鞋子里面有血,鞋子太小了,真新娘坐在家里。(魏译本《灰丫头》)<sup>①8</sup>

回去呀,回去呀,看着鞋儿!鞋嫌小,鞋嫌小,削足就之!王子呀!王子呀!再找你的新妇,坐在你身旁,不是伊。(彭兆良译本《灰姑娘》)<sup>①9</sup>

回过去看,回过去看,鞋子里面有血,鞋子太小了,真的在家里,她不是你的新娘。(张亦朋译本《灰丫头》)<sup>②0</sup>

魏译本中反复出现的“汝刻底谷克”

实则采取了音译的方式,却令人难解;而在彭译本与张译本中将其译为“回去呀”与“回过去看”则更为显豁明朗。

在魏以新之前,格林版中更多的译者选用的是“归化”法,即将原作者带入到译入语文化,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语言的文化价值观;而异化法则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让读者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sup>②1</sup>,但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两者各存利弊,同样以一段歌谣为例:

来,来,从天空呀,黄莺儿,梅花雀,鼓翅!燕子,画眉,快活的金丝雀儿,来此,来此!一只,一起来助我,快快!快来呀,快来呀,啄啄啄!(彭译本)<sup>②2</sup>

你们驯良的鸽子,你们斑鸠,一切天下的鸟儿,来帮我吧!好的拣到盆儿里,坏的吞到肚子里。(魏译本)<sup>②3</sup>

良善的鸽子,和天下一切的鸟儿,都来帮我拣,把好的拣到盆里,坏的吃到肚里。(张译本)<sup>②4</sup>

从上述对比可见,彭译本中的“黄莺儿”“梅花雀”“画眉”等应为“天下一切的鸟儿”的意译,译者选择列举各种在中国广为人知的鸟儿的名称来体现“天下一切的鸟儿一起来帮忙”的意思,这种译法能够增加文字带给读者的熟悉感,在声韵上也有了灵动活泼之感,且具体名称的列举似乎比单纯的“天下一切”这样的概括义更为生动形象,但是就文本翻译而言却略失原文风姿。

## (三) 《灰姑娘》汉译版本的比较分析

在形式方面,各译本的语言运用值得关注。整体来看,出自对儿童这一特殊读者群体的观照,译者在翻译时都着力体现了字里行间的活泼感与生动性,句式上多



用节奏轻快鲜明的短句,修辞上大量使用拟人、比喻、反复等手法,使得文本更为贴近原文“童话”的特点。如梦觉译本中对灰姑娘参加舞会的服装做了如下描写:“这衣服的颜色是雪白而带着夺目的闪光的;沿着衣边又是串了一排大小金刚钻,正像在日光下的露水点儿般地闪闪发光;而那袖口和领口上沿着的花边,又非凡人所能编织得来的。”<sup>⑤</sup>细致的描写与修辞的运用为小读者们勾勒出了如梦如幻般的“舞裙”。

但同时,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各译本仍有微殊。首先,译本在“文白”选择上大多选用了白话翻译,更易于儿童接受,但由于白话文的普及与运用仍处于初期,许多早期的译本中仍有“文言译就”或“文白相杂”的现象,时常出现个别词与句式的文言用法,如“乃”“伊”等字词的运用<sup>⑥</sup>。其次,由于译者自身文化背景不同,各译本间常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如韦丛芜的译本中出现的“灰丫头”“灰姐儿”“煤妮”等称谓,显然源自典型的北方方言;而在戴望舒的译本中,译者亲切地选用了南方方言中的“煨灶猫”。再次,受到不同翻译方法与翻译理念的影响,各译本又形成了自身的翻译特色。

在情节内容上,佩罗版与格林版体系下的不同译本在情节处理上仍有不同,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格林版译本中。格林版相较于佩罗版的最大特点,在于增添了许多血腥的场面,如两位姐姐的“割脚”试鞋与最后受到的“啄眼”惩罚等,而在众多的格林版译本中,部分译者选择了省略或删改这一部分血腥情节的做法,如乐群的译本中二姊姊试鞋时只是“拿去试穿,亦是不与”<sup>⑦</sup>,略去了割去脚跟的情节;而在魏以新以及彭兆良等译本中,译者选择保留了“割脚”的情节。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译者

选用的原文不一、采用的翻译方法不同有关,但另一方面从受众群体出发,这些血腥残酷的情节确乎不宜儿童阅读,适当的删减在某种程度上也合乎情理。

### 三、从《灰姑娘》译介史 看近现代“童话”的生成

《灰姑娘》各汉译本之间的文本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运用以及情节内容等方面。纵观近现代《灰姑娘》的汉译历程,也可发现它与“童话”这一外来文类之间的密切关系。

#### (一)《灰姑娘》的文类归属

在《灰姑娘》经翻译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译者对译文文类的选择并未在一开始即定型成熟,整体可以“五四”(191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灰姑娘》的文类归属与“童话”相去甚远。如最早的译本《阿育伯德露》,作为“时谐”系列中的一篇,译者将与《灰姑娘》类似的诸多童话译成了通篇文言的“短篇小说”。《文心雕龙》中提道:“‘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sup>⑧</sup>“谐”体现了文章通俗易懂、谐趣幽默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中以“谐”命名的作品有清代沈起凤所著文言短篇志怪类笔记小说集《谐铎》等。“时谐”中的《阿育伯德露》和古代笔记小说类似,有“志怪”“记异”的目的。“五四”前的另一译本是孙毓修在“童话”丛书中翻译的《玻璃鞋》,他在《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一文中同样提到了《灰姑娘》<sup>⑨</sup>,显然孙毓修将《灰姑娘》归到了“神怪小说”,“神怪小说 Fairy Tales 者,其小说之祖乎。”<sup>⑩</sup>

而在后一阶段,即“五四”后,译文已非常接近“童话”的特点,译者在翻译时也



开始注重使用“童言童语”，凸显童话的“童心童趣”。

不论是“笔记小说”还是“神怪小说”，都体现出“五四”前译者们对童话作为一种文类的意识并不强烈<sup>⑩</sup>，当时与《灰姑娘》类似的其他童话作品，如《白雪公主》等，也呈现出译本文类的不同分期<sup>⑪</sup>，这是由于中国此前并无“童话”这一文类，因而在初期刚接触到这一全新的文类时，译者们都倾向于用中国传统文类理解、翻译“童话”。从语言风格、情节内容上来看，“笔记小说”“神怪小说”和“童话”一样都有着大胆奇异的想象、轻松活泼的文风。记录一些奇人轶事，选择这些传统文类进行翻译不仅便于译者的翻译，也利于译本的传播。但“五四”以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加之学界对“童话”这一文类的认识逐步深入，“童话”在中国“有名无实”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

## （二）近现代“童话”文类的生成

“童话”一词由日本译至中国，最早在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丛书中被使用。20世纪初期，许多中国学者在译介童话时，并未严格地将其划分为一个单独的文类，而是以类似小说、评话等体裁进行翻译<sup>⑫</sup>。正如《灰姑娘》的文类归属情况，很多学者对“童话”这一文类的定义与评价也并未与“儿童”挂钩，而是更多地强调它在民俗学方面的价值，将它与“世说”“志异”等划归在一起，如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谈道：“童话（Mar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童话者，与此同物，但意主传奇，其时代人地皆无定名，以供娱乐为主，是其区别。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其文学也。”<sup>⑬</sup>他又在《古童话释义》中指出：“中国虽无童话之名，然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

唐小说，特多归志怪之中，莫辨别耳。”<sup>⑭</sup>“故童话者不过是神话世说之一支，其流行区域非仅限于儿童，特在文明之国”<sup>⑮</sup>，可见，周作人早期对“童话”更倾向于民俗学意义上的定义，但随着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开展，这种观点逐渐转变，“童话”这一文类的独特之处与重要作用也逐渐明晰。

在1922年前后，周作人指出：“改做中国古文的志异等为童话，几乎近于创作，因为那些文人和读者所喜欢的文类都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不很宜于儿童。”<sup>⑯</sup>有别于此前将“志异”归于“童话”的观点，周作人明确地提出了“宜于儿童”这一标准，显然周作人等学者意识到了“童话”这一文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所针对的是“儿童”这一特殊的受众群体。这一转变的发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首先，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文学革命是“童话”在中国完成文类事实确立的助推剂。其次，“儿童本位”思想为“童话”真正为“儿童”而写提供了重要前提。“儿童本位”思想逐渐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观。在这一思想主张的影响下，更多的学者积极地发掘、创作专供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从西方引进的童话作品成了学者们关注的对象，除了自主创作中国的“童话”作品外，很多译者通过翻译《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外国童话作品以丰富中国的“童话”市场。

从1910年文言版的《阿育博德露》到1934年魏以新的经典版本，《灰姑娘》的汉译正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与“儿童本位”思想对“童话”文类确立的影响。大多译者在翻译时明确了自己译作的读者范围，如戴望舒在《鹅妈妈的故事》的“序引”中提到将此书“完完全全的介绍给我国的小朋友”<sup>⑰</sup>，而梦觉的《一只小玻璃鞋》则



刊载在《益世报》(天津)的“小朋友”版面。虽然当时“童话”这一文类还未完全成熟,但是各译本所呈现的文类类型已表现出兼小说之叙事与童话之生动的双重特点,相较于传统的小说增添了一份儿童独有的活泼浪漫。值得注意的是,除常见的上述文体类型外,《灰姑娘》的译本中还出现了剧本这一特殊体裁,在楼适夷翻译的《灰姑娘》中,整体情节被设置成了简短的三幕剧形式,情节虽有删减但是剧本中简洁的人物对话与动作描写,配以加入的唱词,其故事适宜小读者的生动性并未削减。

## 余论

从文言文到通俗白话,从古典小说到真正的童话,“白话文运动”与“儿童本位”思想既促进了包括《灰姑娘》在内的大量外国童话的译介,也对译者的翻译产生了深远影响。《灰姑娘》等童话的译介,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本土童话的发掘与创作,在此基础上催生的“儿童热”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近现代以来,《灰姑娘》的汉译不仅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更折射了中国儿童文学初期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篇经典的童话作品,《灰姑娘》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伴随着社会变革与时代变迁,它在国内的译介与传播历经了萌芽、高潮与低谷。新中国成立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国内的翻译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世界经典童话全集的全译与复译作品相继出版,《灰姑娘》也以更加完善而成熟的面貌走向中国的广大儿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愈发紧密,《灰姑娘》《白雪公主》等童话名篇以及相关的儿童文学著作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受众市场,“童话”这一

特殊的文学作品类型为中国文学平添了独特的乐趣与生命力。自晚清开启译介流传,到如今众多丰富的影视、游戏改编,《灰姑娘》继续着它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sup>⑤</sup>;在当代日趋复杂的文化语境下,《灰姑娘》的译介与流传仍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命题。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编号16ZDA163)阶段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英文汉学期刊中的中国民间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1832—1949)”(编号21YJC751003)阶段成果;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近代西方人译介中国歌谣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2021H013)阶段成果;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民俗学志》与早期中国民俗研究(1942—1948)”(编号21XWB01)阶段成果]

①⑦⑧ 杨焄:《曾被译成“煨灶猫”的灰姑娘》,《文汇报》,2019年5月。

② 付晶晶:《〈格林童话〉汉译流传与变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2期。

③ 吴建福:《童话〈夜莺与玫瑰〉的早期汉译考察》,《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④ [美]汤普森(Thompson. S.)著、郑海等译:《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⑤ 笔者根据译文进行了分类。“其他未定译本”是指部分译本未能找到译文文本,只有相关信息。其中孙毓修《玻璃鞋》(1912)未能找到译本原文,出版信息及译本来源参考杨焄《曾被译成“煨灶猫”的灰姑娘》。

⑥ 该译文最初登载于《东方杂志》1909年第7卷第3期,后收入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短篇小说时谐第二集第九十二编》下卷。《东方

杂志》以及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短篇小说时谐第二集第九十二编》均未标注译者。

⑨ 赵景深曾评价：“但是那本书是用文言写的，和儿童不很接近，并且没有标明那是儿童用书，实在是一件缺憾。”参见赵景深：《传记：教育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四）》，《晨报副镌》，1922年5月27日。

⑩ 若谷：《玻璃鞋》，《申报》，1926年12月23日。

⑪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⑫⑬ 陆霞：《说说格林童话全集的汉译史》，《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

⑭⑮⑯⑰ [法]佩罗著、戴望舒译：《鹅妈妈的故事》，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序引，第62页，第65页，第72页，序引。

⑱⑲⑳ [德]格林兄弟著、魏以新译：《格林童话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62页，第20页，第328页。

㉑ 邱能生 邱晓琴：《文化差异背景下英汉习语翻译的异化和归化处理探微》，《上海翻译》，2019年第1期。

㉒㉓㉔ [德]格林兄弟著、彭兆良译述：《格林童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2页，第156页，第324页。

㉕ 梦觉：《一只小玻璃鞋》，益世报（天津），1934年3月11日。

㉖ 在彭兆良的译本中，较多地运用了文言

词汇与句式，如“长者”“幼者”“不是伊”以及“且说那地方的国王大设筵席”“只一小污秽的灰姑娘在这儿，是我先妻的遗孤”等。（参见彭兆良译述：《格林童话集》，第9—22页）。

㉗ [德]裴立刺原著、乐群译：《灰姑娘》，《浙光》1935年，第1卷第1期，第91—95页。

㉘（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37页。

㉙⑳ 孙毓修编：《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26年版，第58—62页，第37—41页。

㉚㉛ 李莹莹：《民国时期童话翻译中的文类问题——以〈白雪公主〉在民国时期的翻译为例》，《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㉜ 李莹莹对《白雪公主》在民国时期的翻译做出了详细考证，指出：“‘五四’前（《白雪公主》）的翻译以文言文为主，更贴近中国的传统文类，而‘五四’后的翻译则强调白话文的直译，更贴近原著。”（详见李莹莹：《民国时期童话翻译中的文类问题——以〈白雪公主〉在民国时期的翻译为例》）。

㉝㉞㉟ 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5 上下身性学 儿童 妇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668页，第745—751页，第663—668页。

㊱ 周作人：《童话的讨论三》，《晨报副刊》，1922年3月29日。

㊲ 张素玫：《格林童话的百年中译与传播》，《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